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陳元熙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十二

宋　章如愚　編

兵制門

三國養兵

三國養兵漢末喪亂州牧如劉虞劉焉劉表各守分界坐視成敗者惟藉勸課農桑以自保其或交兵以爭霸者惟藉屯田以足食不然則為二袁取給於桑椹蒲盈

而已是故孔明始以乏粮退師終也屯田渭濵為久駐之資不獨孔明為然也呉陸遜先嘗為海昌屯田都尉見本傳其後以所在穀少表令諸將增廣田畆呉主父子遂受田與衆均其勞逸又其後也正始二年呉主遣校尉陳勲將屯田士鑿句容道至通會市作邸閣為積穀之所又吕蒙傳云蒙及甘寧督拔皖城遂賜蒙以尋陽屯田六百戸夫孔明屯田於乏糧之後嘗不藉此以為養兵之助也趙充國屯田金城乃獨為後世法或者

未詳其故耶神爵元年六月戊申上奏七月甲寅賜書
報可往來凡七日也既破先零之衆復受罕幵之降乃
奏留屯積穀以待其斃自是奏報集議至於再三討得
可報乃是年十月之交也是月也非田作時矣明年之
春方計口賦田布江入種甫夏五月即請罷兵上可其
奏振旅而還是所耕之田猶未及耕耨也尚何積穀之
有哉向也奏請屯田如是之篤今也未及積穀即已凱
旋何先後之自戾耶意者先零方強宜留屯以待其斃

先零敗亡所有無幾宜罷兵以息民也然是時降羌凡三萬五千餘人上方置屬國於金城以處之而不分其黨此非策者也充國胡不留屯為之措畫循用武帝散處降人於邊郡之策耶昔者充國之言曰湟中之穀止糴四十萬斛遂致羌人反叛今也留屯積穀維其時矣慮不及此而遽欲振旅方欲面陳利害為後人法是不過曰致人之術在於先聲後實而已及置屬國充國止謂辛湯使酒不足任此責耳不知是後降羌屢反至於

東漢其反益甚遂至有棄涼州之議永平中豈特為辛湯使酒而然耶東漢段紀明上疏曰先零作難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聚終叛至今為梗是知宣帝光武君臣每事過於武帝獨是一節所不及也

漢承井田既廢之餘養兵之具有司農倉升五稅一盡在郡國即今所謂秋苗稅也有筭賦錢百二十供士馬車徒之費即今所謂調也六十三文入司農五

十七文入郡國卒更之不役者出平價即今所謂庸也庸錢悉在州郡有屯田有平糴宣帝時耿壽昌奏糴三輔穀省關東漕又奏邊郡築倉糴穀名曰常平倉即充國所言者有鹽鐵官武帝輸之京師光武盡歸郡國水官漁稅利工官百工稅酒酤之利所以田稅獨少

三國用兵始末和帝而下凡八世母后外氏利於立幼主以自專故宦官權倖亦得誅鋤外氏以為己功此禍

亂之原也鄭衆誅竇憲王聖陷鄧騭孫程立順帝單超元侯誅梁冀曹節誅竇武張讓誅何進少帝即位後為董卓所廢何后臨朝何進欲復宦官之仇而反召外兵進已為張讓所殺董卓來而更立獻帝生方十年曹氏得挾之以令諸侯天下三分漢遂以亡禍亂之極也於斯時也南北單于東西羌黃巾諸盜十去八九矣內則董卓王允李傕自相屠戮外則牧守諸侯爭為雄長為曹氏者曰吾夾輔漢室者也為孫氏者曰吾求殺漢賊

者也為劉氏者曰吾興復漢祚者也於是操終身不敢簒漢而其子方得之備權必待山陽禪魏而後自帝自王此三國所以能鼎峙之勢建安二十五年也也若夫劉焉益州牧劉虞涼州牧劉表荊州牧坐觀成敗二袁術自稱天子紹自稱大將軍呂布公孫瓚妄自尊大無不以興漢為名者隨即消没是則三國託公以行其私者即詐力之雄也曹氏詐力兼之故先得奇貨建安元年孫氏詐力次於曹故保有江南建安六年權襲策位

惟劉玄德有用智之志而無其資故得蜀最晚自曹操起兵之初討董卓即建安元年玄德方為平原公孫緒存相又領徐州牧代陶謙既降呂布而復歸曹公既歸表紹而復依劉表在荆州鶩日月之邁始得諸葛亮於隆中又二年而始得益州自初至是十九年矣十九年之中曹公首得荀彧次得荀攸賈詡郭嘉之徒孫氏父子亦有張昭周瑜魯肅輩玄德之所恃者惟關張關將耳自得孔明始於棋枰之一隅旋成活計復欲誅人非

詐力何從而得之惜乎得孔明之晚也孔明王佐才也規取劉璋未免數計是特可以兼弱攻昧為之辭耳其欲與呉為援者孔明之正也𤣥德既背借荆之德復懐呑呉之志雖與孔明情猶魚水而是志未免乎異趣先主殂而孔明始得行其志抑又太晚矣故自顧廬以來二十一年呉蜀方有合從之勢亮出兵攻祁山駐漢中權破曹休於夾石不數年而亮卒七年得非天乎然則三國之君皆以詐力為用兵之法惟孔明未可以是而

例論耳孫權以妹妻先主又以荆州借之非惟孔明欲與吳為援而吳亦欲與蜀為援也惟周瑜有吞蜀之志君臣各自異趣所以不能併魏也瑜死先主殂孔明孫公方合從而亮卒者天也然則孫公雖詐力猶有可取者

三國用將三國用兵雖以詐力而其用人則有間矣凡漢末不幸失身於曹氏者亦皆羈紲於其詐力之中而不能自為去留禰衡孔融乃欲以氣凌之以義正之固

宜其不免彼有大功於操如二荀者亦且一死一生其餘庸陋者姑從豢養以茍活爾若劉先主則不然非特視關張猶父子孔明猶魚水也其於許靖法正輩亦皆遇之以誠惜其用兵之疎不及用人之篤而已至於孫公猶有足為今日言者吳之人才孰有過於周瑜者始為春穀長終於南郡太守亞瑜之才者魯肅也始為贊軍太尉終於漢昌太守代肅之任者呂蒙也蒙嘗為廣德尋陽令又為廬江漢昌南郡守繼蒙之後者陸遜也

遜嘗領海昌縣事歷宜都零陵江夏南郡守其他如程普黄蓋甘寧徐盛潘璋朱然朱桓賀齊凌統全琮吕範皆智足以御衆勇足以却敵未有不為守令之職者初未聞有徒勞州縣之嘆也方陸遜大破曹休於夾石振旅過武昌孫公賜以上珍復令還鎮賀齊平丹陽吳歙之寇被命詣在所作樂舞象以寵之復令還鎮是則孫公之用人亦必有道矣三國惟吳獨後亡使孫皓能循故轍不忽陸抗守西門之策猶未易量也蜀丞相亮吳

太傅恪皆主兵周瑜吕蒙陸遜皆為大督其為將佐者有征北征西之號皆臨事加之其初不過一守臣爾凡三國職兵名更不必辨

又三國之君所以待其臣者如此為之臣者盍亦思所以去就之義矣茍賈託身非地或者顧以良平目之識者謂其先見猶未及許劭之月評是安足以語良平去就之義諸葛孔明周公瑾皆一世英傑其不仕魏明矣劉表近在荆州二子曾不屑顧亦置之不足語之域也

孔明欲與吳為援而公瑾乃勸權留備二子志度不無等級使其叶謀同力常如赤壁一戰雖百曹氏其如吳蜀何雖然二子之才皆未容輕訾也先漢知兵韓彭衛霍輩大畧皆武夫惟張良從容文義而又未嘗獨將冺錯談兵鋒起遇變輒欲居守馴至貢薛韋康言及兵事則漠然無對東都自光武身兼幾畧而寇鄧祭遵亦文武兩具三國以來其君或横槊賦詩或觀書俱曉大義其臣或優游談笑於赤壁淝水之戰或輕裘緩帶射不

穿札而收平呉之功類皆臨危不懾遭變不廹其視後世處常失措者相去當幾倍耶豈五行英氣散於天下人才秀發固應若此又何昔之多而今之寡耶抑豈未有以振之必臨事而後見耶愚蓋未知其說也

赤壁逆戰 泚水附

孫公謂周瑜曰卿與子敬程公名普 便在前發孤當續發為卿後援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當與孟德決之瑜等遂將兵與劉備併力逆操進與操遇於赤壁操兵大敗是役也可以為東南守禦之

法益長淮大江其阻非一晉之入吳吳城望風而奔降驚北來諸將之飛渡由吳主不能用而孫公則未嘗一日不然也孔明屯田於邊郡而吳之潯陽今江州也海昌今鹽官也是內外郡莫不皆然也又不獨吳主為然也赤壁之後曹公明年自渦入淮軍合肥開芍陂屯田其後又使朱光屯田廬江皖城不徒惟是自中平以來曹公以棗祗為都尉以任峻為典農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

之勞是則曹公屯田乃在於破黄巾定許之時葢不在乎三國鼎峙之後也是時州郡例置田官亦不止芍陂皖城許下而已也然則孔明何獨知之晚耶葢先主與孔明相遇於十九年之後既得蜀復北拒魏東拒呉南平西南夷根本粗立然後出祁山以木牛運出斜谷以流馬運非固爲是巧思不即屯田也蜀之境土狹於呉魏斜谷箕谷皁徑千里非屯田之所也必屯渭濵而後志獲伸耳

晉兵

西晉合離始末晉之所以能禪魏者由世執魏柄而其所以能吞吳蜀者由晉之君遠過劉禪之庸孫皓之暴也是故三國交攻時猶六國然外夷安得而進及三國併而為晉亦猶六國盡入於秦於是天子復與四夷為隣矣秦人猶知築長城以限胡藉積威以震殊俗晉武則處羌胡於内地拓跋祿官劉淵父子石勒慕容廆等已在焉郭欽許徙内郡各羌於邊地江統亦作徙戎論

帝皆不聽撤州郡之兵備陶璜山濤諫皆不聽秦人猶知以詐力并兼天下故罷侯而置守晉武不度其所以取魏者何道而妄欲封建諸王東宮不立賢而立愚騃不立齊王攸立惠帝子妃不擇善裔衛瓘女而擇昏荒之女賈充之女賈后也身死未幾蕭墻變起無一日寧骨肉相殘幾無遺類其亂又甚於東都之季矣公卿大夫養恬怙侈賢士名流清談相尚牧伯無孫曹之智宗盟無玄德之志夷狄亂華天下遂分為南北者三百年

由元氣耗極而外邪之所感者深也吁羊祜進平吳之策山濤欲釋吳以為外懼吾是以知祜之先見不如濤秦兼六國隋混南北適為漢唐驅除而晉并三國乃為拓拔之地相去特唯阿爾然晉氏中興江左尚百餘年秦隋之祚皆不過二世吾是以知柔弱猶勝於强暴也然則南北朝弱固不能以勝强而强亦不能以吞弱者大畧皆然歟

東晉與五胡不能相統一 祖逖雍諸戎 褚裒彭城 桓

温霸水　謝玄淝水　劉裕關中

西晉一再傳五十年間而中土淪胥由不能齊其家以治國故雖有混一之名而無平天下之實也然不以苛政滛刑得罪於臣民故一時忠臣悲其君之降辱相繼殺身以成仁一時義士閛其國之傾覆相與糾合以興復也元帝植根江表單獨甚矣王導輩翼而振之亦足以成中興之功自是以來更十一世明成康穆哀海西簡文孝武安恭傳百餘年其君類多冲幼孱弱其臣類多英毅奮發此東晉

雖不能復中原而五胡所以亦不能吞晉也祖逖雍丘之役元帝即位之四年黄河以南盡為晉土然未即推鋒越河者内則有王劉之難外則有石勒張賓與之為敵也逖應妖星之次年勒亦發天奪張賓之歎此則王厚蘇峻祖約相繼内向彼則二趙相攻凡六年而後定誠無暇於交兵矣自逖死祖約退屯壽春郗鑒退屯合肥王敦退保盱眙劉遐退保泗口於是同豫徐兗之地復入於後趙以淮為境矣陶侃庾亮庾翼輩雖有志於

中原而未嘗大舉北伐石勒死石虎殺其子而自立是年侃亦卒咸康五年亮欲北伐以蔡謨議而止石虎卒時翼卒已五年矣褚裒彭城之役穆帝永和五年也蓋乘石鑒石遵之鬬而欲收漁人之功也奈何穆帝幼沖時年七歲母后臨朝裒以后父之尊而無御衆之才桓溫殷浩交相為仇會稽王昱引浩以抗溫而裒居其間曾無調護之方一敗塗地敗於代陂慙恨而卒固其宜也方裒之北伐也蔡謨獨以為不可未幾而有代陂之

敗衰退之次年殷浩再舉北伐王羲之獨以為不可未幾亦有山桑之敗人皆以二子為知言而不知桓温之才非二子之所能料也温之伐秦也直抵霸上而其伐燕也進據洛陽永和七年伐秦九年伐燕是舉也中原可復矣其如温有不臣之心何方温之至灞上也咫尺長安而不度灞水王景畧得以窺其量矣温之據洛陽也枋頭之敗隨輒失之此苻堅所以蔑視晉室人才而鋭於一來也曾不知謝安石昔嘗從容談笑沮桓温不

臣之心今也圍棋賭墅坐卻秦師固有餘矣淝水之役不戰而敗與曹公赤壁之戰同不二三年三謝繼殂亦與周瑜魯肅之早世也同一轍其何以復中原哉苻秦自淝水之敗其國裂為八九更相攻伐生民塗炭者二十三年姚萇據長安為後秦乞伏國仁據枹罕為西秦慕容垂據鄴為後燕呂光據姑臧為後涼又其後也李高據敦煌為西涼禿髮烏孤據頼川為南涼沮渠蒙遜據張掖為北涼慕容德據滑臺為南燕馮跋據和川為

北燕赫連勃勃據朔方為夏劉宋高祖受晉禪諸國盡入於元魏東晉自淝水之勝未及三年三謝既歿孝武引沙門居内殿委政於琅琊王道子安帝即位道子猶存桓玄舉兵内向而孫恩盧循之妖賊相繼竊發晉無寧息之日亦二十餘年劉裕奮自草萊内平寇亂外伐燕秦燕超折北秦泓面縛中原已在掌握徒以劉穆之之死而返旆以圖晉者所仗無良平之智也愚嘗謂南北强弱變故相當所以不能相統一惟劉裕關中之役

為可惜次則桓温灞上之功而已使桓劉能為桓文尊周之舉則不失齊晉之封晉氏能使之自取中原且自為守則晉祚其有興矣惜哉

宋齊與元魏不能相統　到彥之河南　滑臺碻磝之役　蕭衍義陽　並附

東晉中興以後大畧君弱於臣而五朝亦自相吞噬宋齊之初興也大畧臣劣於君而元魏諸君亦足相當天分南北豈偶然哉宋高祖自關中返旆之後不四年而受晉禪是時北方諸國亦併入於

元魏十且八九矣惟赫連夏未即服文帝承高祖之業元嘉之政獨冠江左魏太武席元明之烈神麢之政亦有足稱方到彥之以庸劣之才而規復河南乃與夏人有中分河北之約崔浩以為連雖不能俱飛彥之泝河而魏主斂戍避之俟河冰復合乃更取之皆不逃魏君臣之所料彥之與夏人聲援兩不相接魏安頡等濟河而南杜驥失守於金墉尹沖壓辱於虎牢竺靈秀總敗於湖陸朱維之見執於滑臺彥之焚舟南走而檀道濟

亦唱籌量沙而得免自是以來宋魏不大舉者二十年迨夫王玄謨以大言而起文帝封狼居胥之意於是柳元景薛安都據崤陜而玄謨拔滑臺魏太武亦來揚州相與易地此登石頭而望方歎無檀道濟之才彼自瓜步北歸亦已惜崔浩之死又其後也彼有宗愛之逆元嘉二十九年也此有子劭之禍三十年也何强弱變故適相契耶宋孝武酗虐明帝賢明蒼梧昏暴順帝即禪位於蕭道成自時厥後南北不相攻伐者四十餘年自

王玄謨滑臺之役止齊建武二年蕭衍義陽之役通計四十四年由此之君多昏庸而彼之主多早世也魏文成年二十六獻文年二十三為馮后所弑蕭齊高祖逆取順守與魏通好魏孝文貶夷狄之俗修帝王之制亦初無并齊之心自魏邢巒北歸始謀伐齊義陽之役實齊明帝建武二年也此則猜忌而盡戮高武子孫彼則舍代遷洛亦將有穆泰陸叡之變並建武三年彼有王肅劉昶為之謀主而此亦有蕭衍間道以解義陽之圍

又二年建武四年魏主南來迭有勝負此則房伯玉劉思忌蕭衍等皆退敗彼則王肅會義陽而救滑陽之急未幾齊適有喪明帝崩而魏亦有穀塘之變魏主北還死於此自是齊東昏愚而狂暴魏孝宣弱而信讒以彼料此亦足相當此其所以不能相統一也

梁陳與魏不能相統一梁蕭宏洛口韋叡鍾離陳慶之洛陽陳吳明徹淮南彭城梁武帝自解義陽之圍止四年而轉齊為梁當魏帝在位四十八年而魏之所更者

七主孝宣懦弱孝明幼冲（為胡后所弑）孝莊惡終（為爾朱兆所害）孝武見逼（為高歡所逼）魏於是分為東西矣（高氏宇文氏握其權）彼更七主此止一君此豈不善於彼哉然蕭寶寅帝雠（齊明帝之子）也助魏而寇梁猶可也蕭綜帝子也亦叛梁而入於魏蕭正德近親也既入魏而後歸於梁太子統以巫蠱而早世邵陵王綸以愚騃而犯上武帝之臣子如此皆其任計數之報也果何以過於魏哉彼受寶寅則終亂關中（是時魏之元法僧

元顥元悅元降元慶和亦叛魏而入於梁此受侯景則貽禍臺城彼任盧昶輩則此任朱异彼崇佛法肅宗胡后則此亦捨身即彼驗此無一不同梁止一君亦何異於魏之七主哉是故武帝即位之五年蕭宏洛口之役挾數十萬衆怯懦不前積歲軍資委頓殆盡為魏元英所敗次年韋叡鍾離之役元英单騎而入梁城諸軍逐北而至濊水一勝一負乃其常也自是以來凡二十有二年而後陳慶之有洛陽之勝其始也易於破竹其終

也削髮逃歸亦其當也二十二年之間為梁將者馬仙琕韋叡康絢張齊裴邃夏侯亶湛僧智為魏將者元英邢巒辛祥盧昶崔亮傅立眼元琛楊延或爭懸瓠三關或爭朐山壽陽或爭武興廣陵互有勝負未甞深入惟陳慶之入洛魏孝莊北走爾朱榮渡河慶之逃歸武帝歿於臺城止八年而梁轉為陳矣陳霸先因北齊蕭軌之寇建康也勇於一戰因以得國者由梁末骨肉分布境土日蹙其權易移也高祖文帝在位日淺誠無暇於

北伐至宣帝時始謀伐齊自梁敬帝時至此纔十八年淮南之役吳明徹一勝由北齊高緯所用非人也用皮景利怯將尉破明下才彭城之役明徹一敗由氣盈而不用忠言也蕭摩訶一勝一敗如奕棋然自劉裕關中桓温灞上之外大畧皆然然則何為而然哉葢自開闢以來地雖有中外之分而天之愛民則一有德者佑之無德者驚之興亡得喪史不絶書此自然之理天亦無所偏厚於其間也

六朝兵

六朝掌兵之職_{敍戰}隋志歷叙漢魏至於梁陳百官之制大抵畧同雖梁武帝置戎狄之官百有餘號並施外國凖於中夏亦因漢之四征魏之四安與夫四鎮四平渡遼陵江之舊也梁有衛尉掌宫門屯兵有左右衛率掌諸營兵有領軍驍騎等六將軍左右前後四將軍中郎將屯騎步騎等五校尉羽林虎賁等將軍皆分司殿中侍左右即漢之南北軍也吳之大督呂蒙陸遜晉宋

之節度諸軍王渾或都督中外諸軍事琅琊王裒王導賈充褚裒亦猶漢之大將韓信太尉周勃大將軍衛青大司馬吳漢之類皆元帥之任也夫六朝皆在偏方而掌兵之職不減於二漢其名益侈其實未必皆備者南北相夸率以為常也隋志又歷叙六朝蒐苗獮狩之制宜造遞類禡之典蒐苗等制並見隋禮儀志殆與成周盛時無異至於交攻迭鬬惟詐力是恃無復周官司馬法矣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如元帥之任

晉用外戚 賈充褚裒 宋梁用親王 宋用義真等梁用蕭宏等 不若晉吳擇能而任之 周瑜謝玄 所謂六朝教戰之法徒具其文亦未必如周瑜謝玄能以少擊衆也又諸葛孔明魯子敬與其君言無一不酧謝安石内舉其姪足為將帥 安石内舉見謝幼度本傳 越明年乃有淝水之捷温嶠陶侃郗鑒輩智勇兼之皆足以持顛扶危此皆非偶然者也自宋高祖倚仗劉穆之筆牘之才而文帝復振迅於王玄謨大言之士梁陳之間如韋叡

者獨不多得若陳慶之吳明徹輩回視一國東晉人才益劣矣不獨此也宋文帝驅六州民兵梁武帝用兵動數十萬其與苻秦元魏籍民為兵也何異其回視周瑜之三萬謝玄之八千又何如哉愈變愈下此南北朝所以一於隋也

南北養兵三國六朝北伐以乏糧而返者固不少諸葛亮桓溫是也祖逖攻劉豹衆土以為米檀道濟取河南唱籌而量沙王鎮惡取給義租朱脩之至食熏鼠五胡

元魏南寇以乏糧而遁者尚多有之石勒魏佛狸元英是也劉淵攻南陽以乏糧取葉倉葢表守渦陽至屑木葉是故宋元嘉中或借富民僧尼之貲或減内外官司之俸元魏永泰初亦減冗官之祿或猷親王之給誠知用兵固難而養兵尤不易也甞觀隋食貨志歷叙東晉至於梁陳皆收蠻商貨物珠犀之利州郡任土之賦王公佃戸之税編民租調之入以供軍用大抵自侯景之亂國用常褊不復有如吳蜀晉宋行屯田之策者矣至

於元魏自永安以後征伐皆權調於民或折絹糴粟收塩錢以充軍自分為東西北齊有都子使以收屯田之利後周有六柱國以給府兵之資於是宇文高氏兩虎交鬬如渭曲金墉之戰邙山玉壁之戰未甞闕以兵食不足為憂者以有屯田府兵之制也然則周齊陳之混一於隋也雖皆由後裔之昏暴而其用兵養兵之備梁陳反不周齊若矣宋何承天安邊論所謂二科者和戰是也要在大田淮泗内實青徐庶幾一舉蕩夷無但遣

軍報復也所謂四策者徙新附實內地築城邑纂軍課丁仗也宋文帝且不能用其在梁陳益可知矣

隋兵

隋兵民之盛天下盛强莫如秦隋興亡之易亦莫如秦隋者由以力而不以德也然而隋文混一南北躬行勤儉屯田亘長城之北社倉達華夏之境古今户口財賦兵民之盛未有不稱開皇者夫隋之天下即南北朝之天下也何昔衰而今驟盛耶攷之隋食貨志山東舊俗

巧偽避役詐為老稚規免租賦帝乃令州縣大索貌閲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舉之科大功以下並令析籍人自為戶於是丁口倍進然後知其戶口之盛由搜抉剖裂而增之財賦之羨由嚴刑峻罰以聚之而兵民之衆由驅率丁中而為之也貽謀不善顛覆隨之兵民轉而為盜財貨適為盜貨矣嗟乎節用愛人本非二道隋文吝儉乃為驕侈之地者由志不在民故也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十二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十三

宋 章如愚 編

兵制門

漢唐兵

漢唐兵皆三變漢初用都尉兵征伐後用京師兵又其後用州牧之兵唐府兵彍騎藩鎮

唐兵

唐兵志唐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為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强臣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

府兵

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别將為果毅都尉諸府揔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中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

尉一人高祖舊名統軍 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舊名別將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武騎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自高宗武后時府兵之法浸壞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後更號曰彍騎分隸十二衛揔十二萬為六番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廢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初府兵之置居無事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四方有事

則命將遣出事觧乃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

方鎮

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帥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自武德天寳以前邊防之至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

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祿山反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慶緒思明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内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

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耻撫之謂之姑息之政始時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也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於國門及昭宗奔岐梁兵圍之天下無復勤王者向之所謂三鎮徒能胎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益據其中自國門以外

皆分裂為方鎮矣

禁兵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白渠旁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從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騎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高宗始取府兵越騎

步射置左右羽林軍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代宗以射生軍入禁中除内亂皆賜名寶應軍後吐蕃入寇魚朝恩以神策軍屯苑中為天子禁軍非它軍比也

邊兵弱則夷狄為患畿兵弱則邊兵為患

推唐弊源只緣開邊大廣則都督兵不得不多都督兵多則畿一弱不應不為患

唐初以軍鎮城守捉兵置都督於邊以制夷狄也以府兵番止於京師置十二衛所以制外兵也至於府兵壞而為射騎射騎又壞内兵既弱則邊兵為患祿山反以邊兵制變則吐蕃回紇乘間而入惟宋太祖邊兵必而專征最為得策

府兵乃兵農之分前輩論府兵皆以為兵農之合乃是兵農之分儒者但說先王寓兵於農先王何曾寓兵於農分田使之耕築室使之居既有以衣食之則不可無

以自衛非是用以求勝自苻堅伐晉民皆盡發蘇綽（周人）欲休息其民遂令各募一項人為兵蠲除科繇不復他役國家既可長享為兵之利而民得家出一人之外亦且可以自安後來法度漸立至太宗府衛既成農遂不復為兵兵亦不復為農兵農之分所以終不復合人但見其寓兵於農遂以為先王之意非也（葉適）

府兵煩勞周制三十服戎六十弛政歲率不過用民三日蓋没一人之齒給公事纔三月耳田家一夫征戍卒

歲則四夫可以安坐老佚是謂羨卒惟社田與追胥竭作外此無擾也今府兵丁悉隷役而宂役不免亦不足念乎政典教兵之法案其表率相距五十步二表之間二百五十步爾若以步法立人殆不足以容六軍然則不盡會耶教之而不盡會何也六軍固近閱也千里之畿僅為軍者六六軍之旅僅入閱者一教事若此其簡也今關中兵歲聚而教之毋乃暇日自弊乎 陳君舉

府兵府數異同 按陸贄傳太宗列府八百而關中五百

唐兵志凡天下大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中二百六十一又按杜牧原十六衛云凡府五百七十四有四十萬人三者之說不同今以唐地志每州之府數計之僅杜牧同其說當可據也凡府有三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但以中為率亦不止四十萬人則是下府為多也陸云關中五百乃其中道總數之大凡似太相遠豈併所謂軍鎮守捉而統以府計耶抑姑欲戒德宗以居重馭輕之意不區區於數之合耶

府兵發而後有養兵之費當唐盛時天下戶口八百餘萬而府兵四十萬皆自食其力不賦於民凡民租調以奉公上者二十分之十九其一為兵是以國富兵裕亦不失其兵强也田制既壊府兵已廢而唐常有養兵之困孫樵云率中户五供給一兵宿兵百萬必五百萬户然後能當之使唐常有五百萬户盡以給兵其他用度又將安取况其户數有不及者耶王彦威言長慶户三百五十萬而兵乃九十九萬率三户資一兵是其為不

足也已居五之二況又有他經費則民與國安得不俱貧耶所以和糴鹽鐵等錢括苗推利借商進奉獻納靡所不至稍知體國者於是有減兵之説屯田之説率不見其裕而徒有傷今思古之嘆夫兵之法行縣官歲受八百萬之賦入皆不為兵費及府兵之法壞盡天下之户調猶不足以給兵安得不深思太宗之初制哉

府兵役繁地遠所以難守府兵之法惟太宗能行之其所以處府兵之條目葢已繁矣既耕又戰又番上又以

隸宂役而其置府又或絶遠關內有府二百七十四蓋已遠及朔方邊陲之地況其餘四百隸於他道者其隔遠如此旣繁且遠所以難守也

唐太宗老猶好兵太守弱冠起義兵咄嗟間定四海命一偏將畧示計謀則擒頡利虜高昌破吐谷渾降薛延陀莫不郡縣其地衣冠其人狃於常勝之味一日不跨鞍馬則伎痒激烈思復逞其威神嗟夫太宗愧於三王者道不足以制氣耳

唐兵三變始末 唐初十六衛左右衛上將軍揔之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金吾衛監門衛千牛衛並分為左右上將軍並參掌南北衙兵高宗始置左右羽林軍玄宗改曰左右龍武軍肅宗置左右神武軍揔曰北衙六軍即百騎千騎萬騎即彍騎神策也

諸史皆不志兵惟歐陽公作新唐史乃志史以唐兵有井田遺意也惜乎不保其往耳甞觀太宗起晉陽之甲未免於智數開天策府推刃同氣亦未免於詐力天下既定因周齊之制置十

六衛將軍內統北門百騎七營屯騎謂之北衙禁軍外統關內天下諸府番上宿衛者謂之南衙衛兵唐志云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兵是也是則北衙即漢之北軍而南衙即漢之南軍也新舊二史志皆大畧同安得有井田鄉遂之遺意哉葢後周府兵之制講閲戰陳皆於農隙身租庸調一切蠲除北齊租調之制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是則周齊之兵皆受田矣唐沿周齊有口分世業田三衛隊正副各八十畒見通典王

制諸府坊團有主掌督課農桑是則唐兵亦受田矣兵農一致所以得井田之遺意歟井田之制漸壞於春秋戰國井田壞為并兼自晉惠爰田始公入晉許卻乞汶陽田百萬丕鄭父蔡田七十萬趙簡子誓師亦曰克敵者任田十萬故鄉遂變而為技擊銳士者勢也口分世業既開貿易之門凡庶民貧者得賣永業即桑果木之田也徙寬鄉者得賣口分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見食貨志而府兵變為彍騎者亦勢也況北

衛禁軍自肅宗平章氏之亂左右屯營欲避征戍者皆納資以隷軍而府兵之家不免雜徭千里番上宿衛名為侍官周府兵時已自軍卒為侍官安得不逃匿而耗散乎此府兵所以變為彍騎也然則彍騎變為藩鎮者何如哉太宗務廣地諸邊都護諸道經畧大將大總管大都督即藩鎮之漸也自開元而上北衛禁軍諸府衛兵尚可枝梧太平日久至天寶末府兵既壞而彍騎之為禁軍者又復单弱玄宗幸蜀從者千人肅宗幸靈武

士不滿百自是以來調補禁衛又皆以宦者主之李輔國等此所以禁衛弱於上而藩鎮強於下也然則開貿易而馴致府兵之壞務廣地而遂成藩鎮之弊是則太宗之過至於玩太平而不能振起前人之制疑大臣而以宦者激成藩方之僭者玄宗肅宗不能逃責矣太宗時有事命將於朝事已則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藩方無握兵之變自玄宗以安祿山為范陽節度已足以基天寶之變古今大亂未有不生於大治之時者玩故也

陽極陰生亦數也惟天子下可以言數

唐南北衙李揆比漢南北軍相制唐舊制南北衙文武區别以相伺察猶漢之南北軍也李輔國以宦者總北衙六軍又欲以北衙羽林騎士徼巡京師因得以併南衙金吾之權也李揆托漢制以為言雖暫抑而不行及其終也啞默文臣之脏遂貽甘露之禍皆宦者為之也嗚呼肅宗疑李郭輩而使李輔國典北衙兵德宗疑李晟輩而使竇文瑒盡領神策軍卒之李郭洎晟不亂法

而亂法者輔國文場也自是宦者亂於上藩鎮亂於下而唐遂以亡何異支撑大厦不用巨材而用朽木欲無顛覆其可得乎是惑也非疑也

唐志與陸贄論府兵多寡不同德宗初年唐志謂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内二百六十一陸贄謂諸府八百餘所而關中殆五百焉唐志所言乃貞觀十年之制也十二年内置左右七營飛騎又選北門百騎十三年天下州府增至三百五十八八十四年以高昌為州縣唐

地延袤萬里二十一年分敕勒諸部置六府七州二十三年奚契丹内屬置十四州意者天下内外所增之府皆以隸關中故關中獨居五百陸贄但約其末年大數而言之也

李泌議復府兵德宗末年

觀泌之言止謂高宗時府兵久戍不還武后時府兵為人所賤玄宗時邊將利府所入而有役死者此府兵所以壞也泌乃欲於沿邊徧募戍卒俾耕荒田然後旋理以府兵之法雖畧行之竟不

復就楊泌之法乃屯田法耳府兵之法自上而下可也屯田之法由外而内則不可矣況德宗末年宦者典兵於内方鎮交兵於外其何以行之哉

唐五代養兵始末唐兵歷叙唐初授人以口分世業而取之以租庸調故其蓄兵以府衛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不濫而易以祿及開元天寶世業租調府兵三者俱廢兵冗官濫而兩稅之外有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稅間架進奉獻助無所不至乃

知官兵民有常職故貴約而兼足足則交相養口分世業為之本也官兵民無常職故食冗而俱貧貧則交相賊由口分世業之不存也然世業府兵之制雖壞而猶有軍府屯田營田以扞要衝天下屯總一百九十二處以助兵食玄宗開元末天下屯田入穀幾二百萬斛憲宗元和中韓重華屯田于振武歲收粟二十萬石穆宗太和末畢諴營田邠寧歲收三十萬斛皆度支錢以數百萬計至於五代易置天子皆以兵於是不聞有屯田者

惟見石晉括民穀周氏蠲營田而隸營田之民於州縣遣使均天下之田税而已然則兵民之分始於府兵之壞而極於屯田之俱廢天下安得不以養兵而困哉此五季有犯啜茗飡食塩之禁者悉有常刑皆為養兵故也石晉失關南十縣契丹主南来既度鴈門之險自知其必勝者以中國有險固而不知有守也言猶在耳而復以關南十縣予之何晉氏之昏庸哉自時厥後更漢周而逮於宋幾得而復失者屢矣天以險固畀夷而不畀

夏抑非偶然者耶何夷狄恃此卒為中國患也
周世宗湯武以仁義之師除天下之同害方至大坰已
有慙德旋旌牧野首即散牛誠以兵凶器不可恃以毒
民也周世宗食珍饍自言有愧於民惟當親冒矢石為
之除害愚恐其害未除而民已困矣惟其有是言故髙
平奏捷秦鳳迎降奄有江北之地將復關南之疆不值
彌留未有已時也兹其所以轉周而為宋歟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十四至四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陳元熙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十四

宋 章如愚 編

兵制門

宋朝兵

太祖善於制兵宋朝兵制凡禁兵之親近者號諸班直隷於軍頭皇城内守外備征戍其出戍邊或諸州更戍者曰屯駐非戍諸州而隷揔管者曰駐泊非屯駐駐泊

以糴賤而留之者曰就糧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廂兵什五其民教之武事謂之民兵蕃夷内附糾而用之謂之蕃漢兵此制兵之大略也而治兵深意有可得而言者太祖聽中令之説收節度之權於杯酒間州郡精兵悉歸京師雖曰京師十萬諸郡十萬外足以相制而外兵之弱終不若京師之强也嗚呼其慮遠矣不特此也前日之亂皆不逞之人為之太祖聚以為兵節以軍法界之厚禄禄厚則各知自重法嚴則不敢為非

此其慮何遠也至於兵之所屬又有微意存焉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彼此相制不敢有異心者此其為慮豈不深遠哉

宋朝大臣平章先軍而後國群臣先軍而後州庫曰軍資監曰軍監官曰參軍務曰贍軍其於軍事重矣葢亦以是加之察乎

宋朝藝祖用將嘗謂曾肇論如取董遵誨於仇讎姚内斌於俘虜是待之以誠而結其心王彦升守原州馮繼

業守靈武邊境以安雖彥升之好勇繼業之自代皆所不問是畧其小而求其大爾何繼筠屯棣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軍四十餘年邊境賴之是久其任而責其成凡此固藝祖之術未足以見其術之微者藝祖於郭進李漢超也治第用銅瓦則隆之以恩賜屬郡錢七萬及地利使自養則富之以財待之如此宜皆極其爵位也然所居不過巡檢使而其名則小名既不足有為矣然皆使之得便宜從事而其勢則崇豈不隆以恩不富

以財不能以結其心不小其名則不能勵其進不崇其勢則不能重其威

宋朝三衙四衛國家以仁得天下未始倚兵以為重也然河南陳留四面受敵其勢亦必資於兵而所聚之兵有三衙四廂或合而為三或分而為三或殿前居侍衛之下或侍衛居殿前之上其故可得而稽也葢侍衛起於後唐殿前起於周之顯德國家侍衛親軍有都指揮使有副使有都虞候殿前亦然而下於侍衛故雖殿前

都指揮亦在侍衛都虞候之下自王超罷職無復任者
而侍衛之馬軍步軍遂分為二與殿前號為三衙馬步
二軍始居殿前之下矣捧日天武四廂屬之殿司龍衛
神衛四廂屬之馬步二司謂之上四軍謂之八枕梯入
則侍衛殿陛出則扈從乘輿凡天下之兵柄皆在焉其
任之也重則其待之也亦不輕是故見宰職而聲揖禮
也至其後則維横仗矣見兩制而聯騎通名至其後則
又分道矣至於熙寧待遇之禮繼於二府至有寺監名

之而不可得者吁何其重也而祖宗立法又有深意所寓者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摠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彼此相維不得專制

宋朝三衙四廂等兵

三衙殿前軍指揮使副使都虞候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副使都虞候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副使都虞候

四廂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龍衛神衛四廂指揮使

謚殿前有捧日天武馬軍有龍衛步有神衛謂之上四軍各有左廂右廂廂各有三軍殿前有神勇宣武驍騎各上下軍又有寧朔驍騎虎翼各三軍馬軍有馬騎武騎步軍有虎翼左右各三軍

四兵王鏜兵序云兵之目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馬步二司隸焉處則衛鎮出則戍更二曰廂兵諸州隸焉專於服勞間亦更戍三曰役兵羣有司隸焉若牧置若漕輓若管庫若工役其業以事專故處而不更四曰民兵令

廣南土丁保丁土丁係稅戶上五丁抽二二十一歲注籍六十一歲入老保丁係稅戶上二抽一皆係終身終軍無更番之法今禁兵亦二十一歲招刺六十減少分七十放停皆無更番之法所以不如周之更番

禁兵之數與今日之弊國家開寶初兵實籍摠三十七萬而禁兵纔一十九萬至道六十六萬而禁兵纔三十五萬天禧九十一萬而禁兵纔四十三萬明道增至一百一十六萬而禁兵纔六十六萬以今准昔亦可槩見

本政書曰禁軍平時衣食縣官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往往嬉游驕惰而不可用而又一遭黥涅類不得與齊民齒終身執兵無休免之期故雖厚賞招募而應者益寡所在兵額闕而不補十常二三樞密院時時廹切州縣督以嚴科俾招填闕額則有司苟免充數疲癃咸在而又害及平民動遭溺執皆以抑勒為情愿上下相蒙苟逃憲網故每當有府檄至則道路為之輟行商旅為之罷市比屋嗸嗸無所控告又遭黥涅者既非本心故雖

就羈制尋即潰散朝以溢額而奏陳夕以逃亡申舉者有矣亡逃既衆則所在嘯聚惟事攻剽習以為常而國家常慮生事亦每為之屈法招撫許其首復自新依舊軍分安排雖有竄亡訖無刑罰祖宗軍政廢弛殆盡其間州縣往往招納亡卒使之詭冒身號為認名字亦謂之捉換故凡在軍之人朝甲暮乙倏此忽彼靡有定居由是卒伍之間動為自營之計凡有差出征戍稍涉重難率皆亡命逃避緩則冒名急則為寇有罪則須赦

養兵之制宋太祖有言吾家之事惟養兵可為百代之利而韓公琦亦曰養兵雖非古然利處不為不深嗟夫田不井居兵與農異此苟道也而聖如太祖賢如韓公顧以為利何也我知之矣善養兵者以兵養民不善養兵者以兵病民思昔祖宗之制兵也斂强悍之民以為兵賦淳良之民以給兵征伐之苦兵任之民不知也屯戍之苦兵任之民不知也天下之民安居暇食優游以生死仰事俯育終其身相保聚雖日賦月斂有不暇恤

曾謂不以為利而反以為病乎雖然是制也通古今行之可也而二三百年間之所以變易政令則曰養兵之害下之所以游談聚議則曰養兵之害言利者不一二而言害者已千百此獨何說也曰兵之利於民者非一端害於民者大槩有二焉兵冗一也兵驕二也

民兵國初京師之兵强州縣之兵弱一有警急悉調京師京師不足以民兵足之振武保捷宣毅義勇皆兵出於民而籍之州縣者也是故禁旅不若土人陳貫言之

京兵不及土兵田況言之彼其習於風土長於戰鬭故能動有成功慶歷初詔刺四路弓手張方平曰不可韓公琦曰可卒刺之治平初詔刺陜西義勇温公曰不可韓公曰可刺之夫以祖宗之至仁大臣之至忠而籍民為兵猶不之免良以費省而足用也馴至熙寧因趙子幾之言行保甲之法夫保甲亦民兵也而為法既密而為法益酷鞭笞之苦不得免焉民不堪命則有執指使逐巡檢攻提舉官以輸其忿而已

太祖兵制壞於童貫太祖盛時皇城之內有諸班之兵京城之內有禁衛之兵京師之外列營猶數十里中夜造朝入朝則奔趍營居西者必給東倉之米以遠其塗負糧兩石不得雇代以遠其力　太祖常謂雖京師有警皇城之內已有精兵數萬況天下乎　取太原兵以為龍衛取幽州兵以為神武左右員寮本藩鎮廳頭也左射拱聖本諸州騎兵也忠節之軍升自川陝虎翼之軍選自江淮　宋朝之兵自童貫高球壞之而勸阻之

法壞驕惰之習成出伐則亡遇敵則潰小則荷戈攘奪以逞大則殺將攻城而叛唐史有云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其亂今日之勢幾於此

宋朝兵精秦漢之際一燕一代自當匈奴宋朝之初慶州姚内斌雄州李允則自當一道此無他兵精而無冗食也時使而不久戍也岩險其壘而不多留兵也通其互市以致州粟也多置屯田以息遠餉也廣募土人以

減軍旅也

宋朝精兵太宗真宗以來循建隆故事親閱歷旅武藝精絶有擲劒淩空續身承接妙捷若神者有挽强至二石五斗二十餘發而綽有餘力者有槊鉄槊十五斤舞於馬上往來如飛者有百人守關而契丹不敢窺其國者有對移一席地剩汲一瓶水而亦蒙簡記其姓名以備後日之用者

開禧用兵不是處有進攻唐州退坐棗陽敵兵方至三

家河而夜遁以奔譙樊城者有解圍和州不聽以印制徑帶五千人退居采石夜聞行舟虛驚敵至而欲走太平州者不知此何以張吾軍又有率師儀真為敵擒襲倉皇失措而無統者有進圍壽春退走安豐截斷浮橋首尾不應者失律如此何以整其旅 華岳

丙寅用兵賞罰不當丙寅褒賞冒濫郭公莊之捷小將之用車以勝也主帥乃冒之而遷官四方山之捷總保之守山寨以勝也掐使乃冒之而加秩平進關之幸以

不敗守關者之力也而賞歸於安陸之別駕南河之奮死不顧忠義軍之力而捷奏於漢陽之守貳柘臯秦興之能保鄉井義勇民兵之鏖戰也而京口統制乃被不次之擢臨淮壽春之不顧矢石萬弩手之亡命以徇也而幕府與屬乃膺最上之賞以至鳳凰山之捷以王師斃而不問尉斗谷之捷而招撫怒而不上襄陽一萬八千之奏而及賞者才四百十人而半為宣幕之鄉親漢陽一千二百人之捷奏及賞纔二百人而半屬朝士之

薦送合肥守城之奏不及其十分之一而厚薄之不平已見於沿淮之歌頌尉斗燠奏伏騎之奏不及其百分之一而有無之異報已間於將貳之交爭以至宣招制帥之結罪勘同反不若檢詳詳房吏人一笑之為得監司州縣之外衙保奏反不若承旨司一言之增重臨戰未澌之膏血而為都司檢正吏會之金珠被傷未没之瘡痍又復割而為兵籍賞功諸房令史之酒炙立功之地不在於戰鬬之場而在於檢正廳擬筆之濃淡奏功

之賸不出於都轄之官而出於左右司薦口之輕重惟是助偽之范仲壬叙官而得秩而仗節死義之秦司幹官乃無料祿以沾升合事叛之王喜則鉞以帥閫而亡命先登之李好義乃廢黜於西江之戎副胡海之首斷於王福之手而賞歸於班世興射楊之血濺於張獻萬之身而命出於趙師道是則賞不特歸於不戰之人而且及於從叛之人恩不特及於無功之士而反遺於守節之士陛下所謂不吝爵賞以勸智勇果何智勇之謂

勸耶同上

小人每輕啟兵端熈寧之初不過變新法耳新法已變而兵興於熈河元豐小人不過撼元祐耳及其得志則兵興於湟鄯蔡京始謀不過鉗制上下耳及其求恱則薦童貫以帥師而童貫始謀亦不過望節鉞耳及其得位則納焉植於國以開邊隙主於始謀又不過傾蔡京耳及其勢利相軋則欲復燕薊以要功名蔡京欲固其寵則興嚴武之師王珪患失其位則賛永樂之役章厚

之於湟鄯蔡京之於青塘皆是謀也雖王安石亦開熙河之端況小人之不足道乎

宋朝掌兵曾軍之職宋朝用兵以仁故所遣之將亦皆不嗜殺人者如曹彬申嚴禁暴之令則賞王全斌稍肆侵掠則罰是也平蜀之役斌以節度使為都部署見罰則為留後　彬以內客省使為都監見賞則為宣徽南院使充義成軍節度使　其平江南也彬以宣徽南院使為都部署見賞則為樞密使　潘美以節度使為都監見賞

則為宣徽北院使所謂節度則遥領也平蜀平江南皆在罷節度使兵權之後所謂容省宣徽使則猶職名也所謂都部轄都監則猶漢唐大將督帥有事則命事已則罷也至於節度留後觀察防禦團練刺史為正任者止與文臣分班而已内容省使引見四方館東西上閤門使副為横行者皆為祇應官耳自通事舍人而下為閤職自諸司使至刺史為遥郡自諸司使副至内殿承制崇班為大使臣自供奉官至禁直借職奉職為小使

臣皆以別秩祿而無與於掌兵惟殿前馬軍步軍都副指揮使三軍都虞候天武捧日龍衛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為管軍掌兵之職而又無符印故三衙雖統天下之兵而軍政號令則在樞密院其見宰執必横仗肅揖樞密惟總符印而兵則管於三衙四廂其有調發則必需天子之命三衙樞密於是乎盡屏五代餘習矣環衛官自金吾上將軍至於千牛諸衛將軍皆為宗室之職名及為武臣之贈典或為責降之散官故環衛官無復漢

唐內變沿邊有守將李漢超郭進等皆內屬密院諸路有兵官鈐轄都監之類皆外屬帥臣於是乎內郡外郡無黠將驕兵矣然澶淵之役禁衛瑟縮而不行靖康之變主帥倉皇而不至敵馬長驅中原曾無結草之衛天蹕南駐張韓劉岳各擁大兵以抗強敵士氣稍振兵威方張復懲東晉之失盡易而為御前軍馬固無桓劉之僭亦無灞上棘門之捷矣推原其故自太祖太宗削平諸國之後宿將淪謝文臣典兵寇公澶淵之行韓范為

西北捍禦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厥後王韶擅開邊隙李邦彥但守和議戰守俱無足言者習於用文而不用武故也

又按陳止齋建隆編蔡龍圖之制舊典建隆二年七月太祖從容杯酒間盡罷侍衛指揮石守信殿前副檢點高懷德殿前都指揮王審琦侍衛都虞候張令鐸等軍職而授以節度之虛名其在外郡以節度而掌兵者猶近三十州符彥卿在大名王景仁在秦州郭從義在徐

州武行德在鄜州郭崇昭在真定李重進在揚州李洪義在永興王彦超在鳳翔楊承信在壽春張永德在潁昌劉重進在邠州趙贊在廬州宋延渥在鄧州孫行友在定州蔡元福在興仁白重贊在涇州張鐸在河中王仁鎬在襄陽趙晁在益州李萬金在延安李廷璋在晉州袁彦在陝州李筠在龍德府陳思退在滄州馮繼義在臨州折德強在慶州李彝興在夏州皆非他節鎮之比而以節鉞管軍者不與爲自唐末五季各擁重兵不

純臣京師乾德中有因遷徙而代者趙贊徙延安以馮瓚知廬州有因致仕而代者郭從義致仕以鄭牧知河中有因卒而代者王景卒以劉知古知鳳翔有以它職遙領者張光翰以永清節度管軍即以劉熙古知貝州於是天下節度皆為守臣矣雖然守將之控於西北者如李漢超郭進輩凡十四人類多久任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所部州縣筦榷之利悉以與之恣其回易免所過征稅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武朝廷

無西北之虞李漢超守關南馬仁瑀守江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鎮棣州以拒北敵郭進控西山武守其戍晉州李謙溥李繼勲鎮昭義以禦北漢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戎其內郡守倅兼治一州民兵轉運使兼總一路財賦其稅賦榷酤商稅茶塩坑冶山澤之利各以分數隸給州郡及係省房廊地利坊場河度支酧衙前不盡者盡歸本州有軍資庫貯經費

有公使庫備知通泛用廳遂州置軍營指揮大郡有十數指揮中郡有五七指揮小郡不下三五指揮凡指揮四五百人是時雖罷方鎮而守倅猶得分兵財之權備非常也自熙寧初王安石建言與其財利資守臣孰若收之公上於是盡括四方地利罷州府禁軍招填會逐路闕額兵食衣俸上供京師自為朝廷封樁免役錢坊場河渡沒官之産召人買撲斷佃以助常平設青苗市易盡歸常平司其房廊地課盡歸轉運司州郡只有公

使庫限二百千至三千貫止州郡所入才有此息房園祠廟之利守臣實東庫有奏陳其免役等錢則歸之常平司房廊地課盡歸轉運司於是乎守臣無利權矣安石又籍州郡兵通一路團結五千人為一將置副專領西北令七十九將東南止十三將於是乎守臣無兵權矣内外守臣既無兵權又無利權此靖康之變所以無勤王者也間或有之亦市井小人易合而易散者也是烏得歸咎於國初懲艾藩鎮之過歟嗟乎國朝一路財

賦猶總為轉運使至熙豐則分為提舉常平茶鹽市舶坑冶渡江以來又有四總所則州郡之財益可知矣熙寧立制猶有一路團結之兵今之闕而不補者十且三四州郡之兵又可知矣獨不監靖康覆轍乎今兩浙崇節福建保節乃廂軍團併為額者兩浙雄節福建廣節乃教閱之兵隸之將下者元豐令巻以雄節之類升同禁軍兵雖遍天下而虛籍率十三四其間老弱又半之或有弄兵潢池者已不足以禦之况望其當大敵乎

宋朝養兵之制井田既廢自漢迄唐皆收屯田之利宋朝官有屯田郎不聞屯田之效守倅以營田係銜不著營田之績何耶五季易置皆以兵也養兵如養驕子抱而哺之猶慮弗食如之何使之田而食耶律以階級亦已善矣始以民田終以兵田使之知有倉廩之積室家之奉賤其利而忘其勞顧何有不足之意太祖規模遠大慮不及此又何耶按建隆編太祖以諸郡本城供百役或更戍究郡三司禁旅就糧州郡亦不得常坐食於

京師所以勞苦其身違離其妻子使之習南北風土之異未必不為屯田地也特神機深秘未即發露耳自慶歷嘉祐列郡各置禁軍於是嚴差出占破之令自熙豐壯城作院各置指揮由是在京禁旅無就糧者而廂軍亦為禁軍不復戍役矣又嘗觀之太祖語左右曰吾將西遷洛雍者無他欲据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不然不出百年民大困矣蓋國初自石晉失關南十郡而太原與北敵合從大梁京都外無藩

籬之限所藉重兵以為衛厚賦以養兵耳月積歲累既無屯田以養兵又不遷都以省兵民安得而不困哉是故太祖懲創五季征榷茶塩酒酤之禁止能寛之而不能盡去之者凡以養兵故也未幾以朝臣監諸州税以刺史為解州榷鹽制置使以歲之餘用别貯為封樁庫收典賣田宅印税錢增河東幽州礬禁置揚州建康茶引榷嶺南塩拘留州錢為係省無得妄費比校諸州征榷等錢不得欺隱自朝臣監税止不得欺隱事並係太

祖時凡以為民亦為養兵故也太祖又合蔡閔二水貫京師達壽春以通淮泗舟楫浚五丈渠自都城達鄆以通東方之漕亦為養兵也於是國初之兵十五萬真宗時內外兵幾百萬實九十一萬仁宗寶元以後募兵益廣迄於至和兵益一百二十六萬矣以上並見至和二年神宗即位張方平上疏曰京師砥平衝會之地國依兵而立兵恃食而聚究其本原冗兵最為大患慶歷禁軍之數比景德以前增四十餘萬人又太祖置壯城謂

之廂軍遂與禁軍數目幾等歲增衣糧天下安得不困考方平之言遂符太祖之先見使平生於崇觀間則目之所覩又如何耶嗚乎太祖規模遠過漢高祖而羣臣無奉春之策豈天數當有靖康之變耶

秦漢用度耗於用兵國朝財賦困於養兵曾南豊云宋興當雍熙之間强敵屢為邊害天子念守兵歲廣而趙魏失寧廢耕桑之務於是方田之法自此始是復開易水疏雞距修鮑河之利邊也以次立矣然中國一統内外百萬之師議

者以為豈晏然者知兵農兼務哉天子乃遣議臣東出宿亳至壽春西出許潁轉陳蔡之間至襄鄧得田可開者二十二萬頃欲收耕屯之業廣其功用矣天子銳意向之而任事者破壞其計故功不立

今日養兵之策宋朝財賦困於養兵已見職官戶部六院四轄諸監司并右方養兵說今日之兵不減於全盛之時者蜀漢荆淮海綿亘數千里皆為邊郡湖廣閩浙崎嶇山谷間皆為內郡非兵無以為守也今日養兵所

藉者田税之入征榷之利皆已數倍於盛時不可以有加矣民聚於内郡地狹民稠亦無可墾之田矣邊郡沃狹在在有之棄而弗耕獨不可為屯田地乎祖逖積穀雍邱吳主屯田尋陽荀羡之東陽晉穆帝時陳慶之之義陽劉義欣宋人桓崇祖齊人之芍陂鄧艾之壽春羊祜杜預之襄陽都貴苻堅臣薛虎子元魏人之徐州以圖按之皆在漢南淮右惟雍邱在曹滑之間壽春半在淮北而已其餘皆今之邊郡也中興以來要約既固議

者憚於開邊隙徙邊之民佔佃已久議者憚於起民爭也今也或戰或和犬羊相噬何要約之足恃丙寅北伐流轉者衆何佔佃之可戀乗流轉之初返而以安集為名當蚌鷸之相持而以防拓為説及是時也行屯田之策省養兵之大費當今之急務也就高為堡以固民心韓重華之法可行也外為游兵以護田作趙充國發騎就草為田者濟兵祖逖置軍屯以禦其外之策可用者計夫給畆以地之良薄歳之豐凶為三等當如唐之軍

府也因水之利以之灌溉以之運漕當如鄧艾之導濟河杜預之激湍消劉義欣之疏芍陂可也國家閒暇北敵擾攘不及是時以為根本地忽有小警相顧無策不免朘內郡之膏血補邊方之瘡痍內外俱弊將不知其所止矣何暇為恢復計哉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十四